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齊書卷五十四至
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程元鼎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卷五十四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三十五

高逸

褚伯玉

明僧紹

顧

歡

臧榮緒

何求

劉蚪

庾

易

宗

測

杜京產

沈麟士

吳

苞

徐伯珍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
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義道內足希微
兩亡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
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
雞黍之客次則揭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激競違
貪與世為異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
山澤咸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戒求志達道未
或非然舍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然與樵者之在山何殊

別哉故樊英就徵不稱李固之望馮恢下節見陋張華
之語期之塵外庶以弘多若今十餘子者仕不求聞退
不譏俗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斯逸民之軌操故綴為高
逸篇云爾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高祖舍始平太守父邊
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之婚婦
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
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

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
朔將軍邱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
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
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涪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馬
夫却粒之士滄霞之人乃可慙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
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曰慙紆清塵亦願助為
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
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

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
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
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
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
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
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上仍葬樓
所孔稚珪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立碑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萬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畧給事中

僧紹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永光中鎮北府
辟功曹竝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
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昇明中太祖為
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旂幣之禮徵為記室
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
鬱洲住弁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建
元元年冬詔曰朕側席思士載懷塵外齊郡明僧紹標
志高栖耽情墳素幽貞之操宜加賁飾徵為正員外郎

稱疾不就其後與崔思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
旨竟未達邪小涼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今與
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
得息談邪聊以為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
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
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荀捧冠僧紹聞沙門釋
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
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

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元年世祖敕召僧紹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子元琳字仲璋亦傳家業僧紹長兄僧胤能玄言宋世為冀州刺史弟僧暲亦好學宋孝武見之逆頌其名時人為榮泰始初為青州刺史慶符建元初為黃門僧胤子惠照元徽中為太祖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與荀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為巴州刺史綏懷蠻蜚上許為益州未遷卒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祖赳晉隆安末避亂徙居
歡年六七歲晝甲子有簡三篇歡折計遂知六甲家貧
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過半父怒欲撻
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
聽無遺亡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
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同郡顧顓之臨縣見而異之
遣諸子與遊及孫憲之竝受經句歡年二十餘更從豫
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於

墓次遂隱遁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
百人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
是廢蓼莪篇不復講太祖輔政悅歡風教徵為揚州主
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
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
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幾时序下張其目則
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
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締裘代進今

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仄陋野
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
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
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疏則上下
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
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
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是時員
外郎劉思効表陳謹言曰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敝徵

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貧於昔兼軍警屢興傷夷不復戍
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生之色貴勢之流貨
室之族車服伎樂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于
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捐源尚末陛下
宜發明詔吐德音布惠澤禁邪偽薄賦歛省徭役絕竒
麗之賂塞鄭衛之倡變歷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
哉又彭汴有鳩臬之巢青邱為狐兔之窟虐害踰紀殘
暴日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髮而慙生者老

看左社而耻没陛下宜仰答天人引領之望下弔眚黎
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
山蕩谷此即恒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
殘寇塵滅而已哉上詔曰朕夙旦惟夤思弘治道佇夢
巖濱垂精管庫盱食縈懷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
劉思効或至自邱園或越在冗位竝能獻書金門薦辭
鳳闕辨章治體有協朕心今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以
時敷奏歡近已加旂賁思効可付選銓序以顯謹言歡

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歡為太學博士同
郡顧黯為散騎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歡
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事黃
老道解陰陽書為數術多效驗初元嘉末出都寄住東
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太初弒
逆果是此年月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遊
魂隨物化剋死日卒於剋山身體柔軟時年六十四還
葬舊墓木連理出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世祖詔歡諸

子撰歡文議三十卷佛道二家立教既異學者互相非
毀歡著夷夏論曰夫辨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
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
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
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
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
出法華無量壽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
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

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翦髮曠衣羣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體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

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
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
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
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
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
下育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
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
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

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
舛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大小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
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以為異則乖爭之
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
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
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
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
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

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
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
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
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
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為
已優劣之分大畧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辨各出彼
俗自相聆解猶蟲嚙鳥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
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其畧曰白日

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
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
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為道耳西域之記
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三繞為
虔不尚踞傲為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
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
行交蹈者恒通文王造周大伯創吳革化戎夷不因舊
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

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教
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
必異孔老治世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軔既殊其歸亦
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
神為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
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
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
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

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強獷乃復畧人頰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

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
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
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
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翦落為異則胥靡翦
落矣若以立像為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
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
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
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

空寂無為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竝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為道士太子召入玄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畧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一之為妙空玄絕

於有景神化贍於無窮為萬物而無為處一數而無數
莫之能名強號為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
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
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
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
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
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
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

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
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
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
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
顥顥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
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
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未未
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徃復文多不載

歡口不辨善於著筆著三名論甚工鍾會四本之流也
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少
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
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楸流來接之得過後
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
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魚次第來取
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初永明
三年徵驃騎參軍顧惠胤為司徒主簿惠胤宋鎮軍將

軍覬之弟子也閑居養志不應徵辟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祖為揚州徵榮緒為主簿不到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啓太祖曰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引為行

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濕是安灌蔬終老
與友闕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十表贊論雖
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
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善上答曰公
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佳
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
李釋教誡竝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
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曰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又

以飲酒亂德言常為誠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與闕康之俱隱在京口世號為二隱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居丹徒以墳籍為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宋太始中徵通直郎不就晚以母老家貧求為嶺南小縣性清約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太祖為領軍素好此學送春秋五經康之手自點定并得論禮記十餘條上甚悅寶愛之遺詔以經本入玄宮宋末卒

何求字子有廬江潯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元嘉末為宋文帝挽郎解褐著作郎中軍衛軍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參軍撫軍主簿太子洗馬丹陽吳郡丞清退無嗜欲又除征北參軍事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國哀除為司空從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虎

邱山復除黃門郎不就永明四年世祖以為太中大夫
又不就七年卒年五十六初求母王氏為父所害求兄
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點少不仕宋世徵為太子洗馬不
就隱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性率到好狎人物建元中
褚淵王儉為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
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違卹國家儉欲候之知不可
見乃止永明元年徵中書郎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
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

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遊宴樂不隔也永元中京師頗有軍寇點嘗結裳為袴與崔慧景共論佛義其語默之迹如此點弟胤有儒術亦懷隱遁之志所居宅名為小山隆昌中為中書令以皇后從叔見親寵明帝即位胤賣園宅將遂本志建武四年為散騎常侍巴陵王師聞吳興太守謝朓致仕慮後之於是奉表不待報而去隱會稽山上大怒令有司奏彈胤然發優詔焉永元二年徵散騎常侍太

常卿

劉蚪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蚪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朮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為荊州教辟蚪為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竝遣書禮請蚪等各修牋答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蚪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

書通意蚪答曰蚪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
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息周召宏施蚪進不研機
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辨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
節遠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壺之義
蚪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
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
博士不就其冬蚪病正書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
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劉昭與蚪同宗州辟祭

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庾易字幼簡新野新野人也徙居屬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為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歲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

理机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為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栢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

為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
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
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
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
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為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
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
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
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

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
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
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
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尚書令王儉餉測蒲褥頃之測
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
劉蚪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隨王子隆至鎮遣別
駕宗哲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
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

門於行障上坐卧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為妙作頗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遊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蚪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辟贊府豫章王辟別駕竝不就永明中與劉蚪同徵為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為諮議竝不就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杜子恭玄孫也祖運為劉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碁世傳五斗米道至

京產及子栖京產少恬靜閉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
老會稽孔覲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為歎交郡召主簿州
辟從事稱疾去除奉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
中東山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暉為會稽太守遣儒
士劉瓛入東為暉講說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
待子栖躬自屣履為瓛生徒下食其禮賢如此孔稚珪
周顒謝瀹竝致書以通慇懃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
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

融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為心謙虛成性
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
連文藝沈吟道輿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
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
群淡然寡慾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
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岳谷含懽薜蘿起抃矣
不報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為
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卒會稽孔道

徵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
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言
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麟
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宋元嘉末文帝令
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
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有奇士也少時麟士稱疾歸鄉
更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麟士仕答曰

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驎士未嘗答也隐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驎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驎士入郡驎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驎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

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
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永乃止昇明末太守
王奐上表薦之詔徵為奉朝請不就永明六年吏部郎
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驎士義行曰吳興沈驎士英
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
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
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屣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
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

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享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
荒垂詔又徵為太學博士建武二年徵著作郎永元二
年徵太子舍人竝不就驎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
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
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
篋時人以為養身靜嘿之所致也著周易兩繫莊子內
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畧
數十卷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偽乃自

作終制年八十六卒同郡沈儼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曇
慶子亦不仕徵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中書郎三年又
詔徵前南郡國常侍沈顛為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
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顛字處默宋領軍寅之兄孫
也

吳苞字天蓋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泰
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
隆昌元年詔曰處士濮陽吳苞栖志窮谷秉操貞固沈

情味古白首彌厲徵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右衛
江柘於蔣山南為立館自劉瓛卒後學者咸歸之以壽
終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太祖俱為中書舍人竝
非所好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為太中大夫
建武三年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竝郡掾史伯珍少
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
走伯珍累床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

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
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竝加禮辟
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
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摘出尚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
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早伯珍筮之
如期雨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
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
山後漢龍邱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

為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
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
戶牖論者以為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
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
呼為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同
郡樓幼瑜亦儒學著禮招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又同
郡樓惠明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者皆避之宋明
帝聞之勅出任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永

明三年忽乘輕舟向臨安縣衆不知所以尋而唐寓之賊破郡文惠太子呼出住蔣山又求歸見許世祖敕為立館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順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為本常樂為宗施舍惟

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
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環相襲陰陽之教
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他
通身為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姦止邪
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間及樹劍山焦湯猛
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儉薄磨踵滅頂
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鷹庇
鶴從橫之教所貴權謀天日遵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

萬解無待戶說四辨三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教兼有儒
墨今則五時所宣于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
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單粳稻已異閭浮生天果報自
然飲食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
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
俗對校真假將讐釋理與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
即真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刑名道墨乖心異旨儒
者不學無傷為儒佛理玄曠實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

圓聖若夫神道應現之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議難
用言象而諸張米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世
情去就有此二學僧尼道士矛盾相非非唯重道兼亦
殉利詳尋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教成先後廣
畧為言自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絕聖棄智已成
有為有為之無終非道本若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
則不然具縛為種轉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可踐
業雖曠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淺智鮮能

勝受世途揆度因果二門雞鳴為善未必餘慶膾肉東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鬱滯而靡達器思庸鹵富厚以終生忠反見遺詭乃獲用觀此而論近無罪福而業有不定著自經文三報開宗斯疑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信冥緣謂斯道之莫貴也

贊曰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惟茲潛隱棄鱗養角

南齊書卷五十四

南齊書卷五十四考證

顧歡傳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

由是廢蓼莪篇○晉書王裒亦有此事

南齊書卷五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卷五十五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三十六

孝義

崔懷慎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孫淡

華寶

韓靈敏

封延伯

吳達之

王文殊

朱謙之

蕭叡明

樂頤江泌杜栖陸絳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之含孝稟義天生所同淳薄因心非俟學至遲遇為用不謝始庶之法驕慢之性多慙水菽之享夫色養盡力行義致身甘心壠畝不求聞達斯即孟氏三樂之辭仲由負米之歎也通乎神明理緣感召情澆世薄方表孝慈故非內德者所以寄心懷仁者所以標物矣埋名韞節鮮或昭著紀夫事行以列于篇

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
沒虜懷慎與妻房氏篤愛聞父陷沒即日遣妻布衣蔬
食如居喪禮邪利後仕虜中書戒懷慎不許如此懷慎
得書更號泣懷慎從叔模為滎陽太守亦同沒虜模子
雖居處改節而不廢婚宦大明中懷慎宗人冀州刺史
元孫北使虜問之曰崔邪利模竝力屈歸命二家子姪
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
忠孝竝弘臣子兩節太始初淮北陷沒界上流奔者多

有去就懷慎因此入北至桑乾邪利時已卒懷慎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為孝感喪畢以弟在南建元初又逃歸而弟亦已已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日斂給其升米永明中卒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穀饑貴僧遠省飡減食以養母及伯弟亡無以葬身販貼與隣里供斂送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栢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為之成禮名聞郡縣太祖即位遣兼散騎常

侍虞炎十二部使行天下建元三年表列僧遠等二十
三人詔竝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尉之為武進縣戍
隨王誕起義太祖遣軍主華欽討之吏民皆散尉之獨
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
原建元二年有詔蠲表永明初廣陵民章起之二息犯
罪爭死太守劉悛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土俗隣居種桑樹

於界上為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塚上開數尺隣
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
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以壽終

孫淡太原人也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為期
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豫章王領湘州辟驃騎行參
軍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卒於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歲臨
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虜豪歿寶年至

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與弟有恩義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絮帛不食鹽菜建元三年竝表門閭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竝有孝性母尋又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半畝朝採瓜子暮已復生以此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晉陵吳康之妻趙

氏父亡弟幼值歲饑母老病篤趙詣鄉里自賣言辭哀切鄉里憐之人人分升米相救遂得免及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貳義與蔣雋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逼之欲赴水自殺乃止建元三年詔蠲租賦表門閭永明元年會稽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貽里中饑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穰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氏收養之及長為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氏荒年客死山陰丁為買棺器自

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屋饑餓丁自出
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為辦塚
槨有三調不登者代為輸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
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又廣陵徐靈禮妻
遭火救兒與兒俱焚死太守劉峻以聞又會稽人陳氏
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無所知父篤癘病
母不安其室值歲饑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蓴更日至
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為義門多欲取為婦長女自

傷熒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為
菴舍墓側又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
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母死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
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為孝感縣令何曇秀不以
聞又諸暨東澇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
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羅晝樵采夜紡績以供養父
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聞空中有聲云汝至性
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治病必得大富女謂是

魃魃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中溪蠹毒者女試治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為人治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肯嫁為山賊劫殺縣令于琳之具言郡太守王敬則不以聞建武三年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竝卒各有一子欣之天保姚養育之賣田宅為娶婦自與二男寄止隣家明帝詔為其二子婚表門閭復徭役吳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

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婦子與汝
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脫不免汝宜收
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斂葬年七十餘永明中
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而褚已卒將殯舉屍不起
尋而僧簡至焉

封延伯字仲璉渤海人也有學行不與世人交事寡嫂
甚謹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後乃仕垣宗祖為豫州啟
太祖用為長史帶梁郡太守以疾自免僑居東海遂不

至京師三世同財為北州所宗附豫章王辟中兵不就
卒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一百七
十口同居武陵郡邵榮興文獻叔八世同居東海徐生
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
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疎從四世同居竝共衣食詔表
門閭蠲稅租又蜀郡王績祖華陽郝道福竝累世同爨
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閭蠲調役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冢

擲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
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讓
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建元三年詔表
門閭河南辛普明僑居會稽自少與兄同處一帳兄亡
以帳施靈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寢見色兄將葬隣
人嘉其義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怪普
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忍亡者餘物以
為家財後遭母喪幾至毀滅揚州刺史豫章王辟為義

曹從事年五十卒又有何伯璵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
兄子及長為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鄉
里呼為人師郡守下車莫不修謁永明十一年伯璵卒
幼璵少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並
八十餘

王文殊吳興故鄣人也父沒虜文殊思慕泣血蔬食山
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瀹板為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
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獯庭

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銜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
蔬菽以俟命婚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
之恩榜其閭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為孝行里

朱謙之字處光吳郡錢唐人也父昭之以學解稱於鄉
里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側為族人朱幼
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
年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
勗表上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璡司徒左西掾張融牋

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
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酬寃既申私禮繫
頸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活之
即為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
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竝不相
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豫章王言之世祖時吳郡太守
王慈太常張緒尚書陸澄竝表論其事世祖嘉其義慮
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憚於津陽

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暉有司以聞世祖
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顛聞而歎曰弟
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選之字處林有
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官至江
夏王參軍

蕭叡明南蘭陵人領軍將軍諶從祖兄弟也父孝孫左
軍叡明初仕員外殿中將軍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病
躬禱夕不假寐及亡不勝哀而卒永明五年世祖詔曰

龍驤將軍安西中兵參軍松滋令蕭叡明愛敬淳深色
養盡禮喪過乎哀遂致毀滅雖未達聖教而一至可愍
宜加榮命以矜善人可贈中書郎

樂頤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
為京府參軍父在郢州病亡頤忽思父涕泣因請假還
中路果得父凶問頤便徒跣號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
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
言齧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為主

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為設
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
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
郢州治中卒弟預亦孝父臨亡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
王奐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隆
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
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
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納之建武中為永世令民

懷其德卒官有一老嫗行擔斛款若將詣市聞預死棄
擔號泣鴈門解仲恭亦僑居南郡家行敦睦得纖豪財
利輒與兄弟平分母病經時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父
語之曰得丁公藤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際高樹垂下
便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病母即差至今
江陵人猶有識此藤者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
日斫屨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性行仁義衣弊恐虱

饑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閒終身無復虱母亡後以生
闕供養遇鮭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歷仕
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
扶杖投泌泌親自隱卹吏死泌為買棺無僮役兄弟共
輿埋之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至染烏頭見老翁步行下
車載之躬自步去世祖以為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
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詣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
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無所餘及子琳被害泌徃哭

之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乃去時廣漢王侍讀嚴桓之亦哭王盡哀泌尋卒泌族人兗州治中泌黃門郎愈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為孝江泌以別之

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唐人徵士京產子也同郡張融與京產相友每相造言論栖常在側融指栖曰昔陳太丘之召元方方之為劣以今方古古人何貴栖出京師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言能彈琴飲酒名儒貴遊多敬待之中書郎周顥與京產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

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刺史
豫章王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佐竟陵王子良
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治禮又重栖以為學士掌婚
冠儀以父老歸養怡情壠畝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疾旬
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罷
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
節歲絕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胤謝朓竝隱東山遺書
敦譬言誠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初胤兄

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世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斑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謂也因自投下牀匍匐至母屍側頓絕而死鄉隣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陸絳字魏卿吳郡人也父閑字遐業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為同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明帝崩閑謂

所親曰宮車晏駕百司將聽於冢宰主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刺史始安王暹光反事敗閑以綱佐被召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啟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令殺之絳時隨閑抱閑頸乞代死遂并見殺

史臣曰澆風一起人倫毀薄抑引之教徒聞珪璋之璞罕就若令事長移忠儻非行舉董桂辛酸容遷本質而旌閭變里問餼存牢不過鰥寡齊矜力田等勸其於扶

獎名教未為多也

贊曰孝為行首義實因心白華秉節寒木齊心

南齊書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卷五十六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三十七

偉臣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呂文度

有天象必有人事焉偉臣一星列於帝座經禮立教亦

著近臣之服親倖之義其來已久爰自衰周侯伯專命
桓文霸主至於戰國寵用近習不乏於時矣漢文幸鄧
通雖錢遍天下位止郎中孝武韓嫣霍去病遂至侍中
大司馬迄於魏晉世任權重才位稍爽而信倖唯均中
書之職舊掌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
及在中朝猶為重寄陳淮歸任上司荀勗恨於失職晉
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
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

職宋文世秋當周糾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
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
以為非選帝遣尚書二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
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
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啟發署詔敕頗涉
辭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
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
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

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秘有如尚書外司
領武官有制局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今
立倖臣篇以繼前史之末云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
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
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
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乃以僧真託劉秉周
顯初惠開在益州土寇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

尋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僧真
曰我子弟見在者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憶其
言乃請事太祖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令答遠近書疏
自寒官歷至太祖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蒿艾生滿
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
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元徽初從太祖頓新亭拒桂陽賊
蕭惠朗突入東門僧真與左右共拒戰賊退太祖命僧
真領親兵遊羅城中事寧除南臺御史太祖領軍功曹

上將廢立謀之袁粲褚淵僧真啟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太祖納之太祖欲度廣陵起兵僧真又啟曰主上雖復狂釁虐加萬民而累世皇基猶固盤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為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胡中竊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耶僧真頓首稱無貳昇明元年除員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

給事中邵陵王參軍太祖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勸我誅袁劉我意不欲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太祖入朝堂石頭反夜太祖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叫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啟石頭平上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

上在淮陰治城得古錫鐵大數尺下有篆文莫能識者
僧真曰何須辯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九錫之徵也太
祖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尅日有楊祖之謀於
臨軒作難僧真更請上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
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呼施之水轉齊國中書
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三百戶轉羽林監
加建威將軍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令如故復
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太祖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

年丁父喪起為建威將軍尋除南泰山太守又為舍人
本官如故領諸王第事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世祖
嘗目送之笑曰人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貴人所不及
諸權要中最被盼遇除越騎校尉餘官如故出為建武
將軍建康令還除左右郎將泰山太守加先驅使尋除
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世祖崩僧真號
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元年除游擊將軍
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真治郡僧真啟進其弟僧猛

為鎮蠻護軍晉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
山陵事出為廬陵長史年五十五卒宋世道人楊法持
與太祖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為僧正建元
初罷道為寧朔將軍封州陵縣男三百戶二年虜圍胸
山遣法持為軍主領支軍救援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
奪其鮭稟削封卒

劉係宗丹陽人也少便書畫為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
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為東宮

侍書泰始中為主書以寒官累遷至勳品元徽初為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南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帶秣陵令太祖廢蒼梧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命太祖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除羽林監轉步兵校尉仍除龍驤將軍出為海鹽令太祖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元年除寧朔將軍令如故尋轉右軍將軍淮陵

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為寧朔將軍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
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民伍係宗還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帖甚快也
賜係宗錢帛上欲修治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啟謫役在東民丁隨寓之為逆者上從之後車駕講武上履行
白下城曰劉係宗為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虜使書常令係宗題答秘書書局皆隸之再為少府遷游擊將軍

魯郡太守鬱林即位除驍騎將軍仍除寧朔將軍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曰學士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一劉係宗足持如此輩五百人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年七十七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為小史歷齋幹扶侍孝武末年作酒法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啟出家得為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

用為兗州刺史孟吹陽典籤累至太祖冠軍府行參軍
元徽初除殿中將軍為晉熙王郢州典籤除長兼殿中
御史世祖鎮盆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為上江州典
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使辟解事善於承奉稍
見委信從還石頭建元初遷東宮主書除奉朝請補東
宮通事舍人世祖即位仍為中書通事舍人除員外郎
帶南濟陰太守永明元年除龍驤將軍明年詔曰茹法
亮近在盆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齊奮

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績封
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戶轉給事中羽林監七年除臨淮
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
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慰勞安撫子響法亮至
江津子響呼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
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畧軍事平法亮至江陵刑
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上悔誅子響法亮被責少時
親任如舊鬱林即位除步兵校尉延興元年為前軍將

軍延昌殿為世祖陰室藏諸御服二少帝並居西殿高宗即位住東齋開陰室出世祖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歔流涕除游擊將軍建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署文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出法亮為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至法亮垂涕而出年六十四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也初為宋孝武齋幹直長昇明初為太

祖錄尚書省事累位至殿中侍御史羽林監帶蘭陵丞
令龍驤將軍秣陵令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除寧朔將
軍中書通事舍人本官如故文顯治事以剡覈被知三
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為舍人並見親
倖四方餉遺歲各數百萬並造大宅聚山開池五年為
建康令轉長水校尉歷帶南泰山南譙太守尋為司徒
中兵參軍淮南太守直舍人省累遷左中郎將南東莞
太守右軍將軍高宗輔政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

武永元之世尚書右丞少府卿卒

呂文度會稽人宋世為細作金銀庫吏竹局匠元徽中為射雉典事隨監莫修宗上郢世祖鎮益城拒沈攸之文度仍留伏事知軍隊雜役以此見親從還都為石頭城監仍度東宮世祖即位為制局監位至員外郎帶南濮陽太守殿內軍隊及發遣外鎮人悉關之甚有要勢故世傳越州嘗缺上覓一直事人往越州文度啟其所知費延宗合旨上即以為刺史永明中敕親近不得輒

有申薦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上性尊嚴呂文顯嘗在
殿側咳聲高上使茹法亮訓詰之以為不敬故左右畏
威承意非所隸莫敢有言也時茹法亮掌雜驅使簿及
宣通密敕呂文顯掌穀帛事其餘舍人無別任虎賁中
郎將潘敞掌監功作上使造禪靈寺新成車駕臨視甚
悅敞喜要呂文顯私登寺南門樓上知之繫敞上方而
出文顯為南譙郡久之乃復濟陽江瞿曇吳興沈徽孚
等以士流舍人通事而已無權利徽孚粗有筆札建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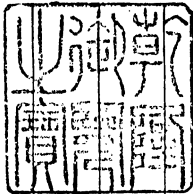
中文詔多其辭也官至黃門郎

史臣曰中世已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
八座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咸皆冠
冕搢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
所寄屬當有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環纓斂笏俯
仰晨昏瞻幄座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眎探求恩色習覩
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
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

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臥
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
小司專典兵力雲陞天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
衛至於元戎啟轍武侯還麾遮迺清道神行案轡督察
來往馳驚輦較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
規若徵兵動衆大興民役行留之儀請託在手斷割宰
稟賣弄文符捕叛追亡長戍遠謫軍有千齡之壽室無
百年之鬼害政傷民於此為蠹況乎主幼時昏其為讒

慝亦何可勝紀也

贊曰恩澤而侯親偉為舊便煩左右既貴且富



南齊書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齊書卷五十七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主事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程元鼎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卷五十七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三十八

魏虜

魏虜匈奴種也姓托跋氏晉永嘉六年并州刺史劉琨
為屠各胡劉聰所攻索頭倚盧遣子曰利孫將兵救琨
於太原倚盧入居代郡亦謂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為索

頭倚盧孫什翼犍字鬱律旃後還陰山為單于領匈奴諸部泰元元年苻堅遣偽并州刺史苻洛伐犍破龍庭禽犍還長安為立宅教犍書學分其部黨居雲中等四郡諸部主帥歲終入朝并得見犍差稅諸部以給之堅敗于珪字涉圭隨舅慕容垂據中山還領其部後稍彊盛隆安元年珪破慕容寶於中山遂有并州僭稱魏年號天賜追諡犍烈祖文平皇帝珪死諡道武皇帝子木末立年號太常死諡明元皇帝子燾字佛狸代立年號

太平真君宋元嘉中偽太子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
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
夢其祖父竝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
狸驚覺下偽詔曰王者大業纂承為重儲宮嗣紹百王
舊例自今已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晃後謀
殺佛狸見殺燾死諡太武皇帝立晃子濬字烏雷直勤
年號和平追諡晃景穆皇帝濬死諡文成皇帝子弘字
萬民立年號天安景和九年偽太子宏生改年為皇興

什翼珪始都平城猶逐水草無城郭木末始土著居處
佛狸破梁州黃龍徙其居民大築郭邑截平城西爲宮
城四角起樓女牆門不施屋城又無塹南門外立二土
門內立廟開四門各隨方色凡五廟一世一間瓦屋其
西立太社佛狸所居雲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飲
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孫恒出此厨求食初姚興
以塞外虜赫連勃勃爲安北將軍領五部胡屯大城姚
泓敗後入長安佛狸攻破勃勃子昌娶勃勃女爲皇后

義熙中仇池公楊盛表云索虜勃勃匈奴正脊是也可
孫昔妾媵之殿西鎧仗庫屋四十餘間殿北絲綿布絹
庫土屋一十餘間僞太子宫在城東亦開四門瓦屋四
角起樓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餘人織綾錦販賣酤酒
養猪羊牧牛馬種菜逐利太官八十餘窖窖四千斛半
穀半米又有懸食瓦屋數十間置尚方作鐵及木其袍
衣使宮內婢爲之僞太子別有倉庫其郭城繞宮城南
悉築爲坊坊開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

每南坊搜檢以備奸巧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於山邊
別立父祖廟城西有祠天壇立四十九木人長丈許白
幘練裙馬尾被立壇上常以四月四日殺牛馬祭祀盛
陳鹵簿邊壇奔馳奏伎爲樂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
其國記於鄴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長丈餘以充
用國中呼內左右爲直真外左右爲烏矮真曹局文書
吏爲比德真檐衣人爲樸大真帶仗人爲胡洛真通事
人爲乞萬真守門人爲可薄真僞臺乘驛賤人爲拂竹

真諸州乘驛人爲咸真殺人者爲契害真爲主出受辭
人爲折潰真貴人作食人爲附真三公貴人通謂之羊
真佛狸置三公太宰尚書令僕射侍中與太子共決國
事殿中尚書知殿內兵馬倉庫樂部尚書知伎樂及角
史伍伯駕部尚書知牛馬驢騾南部尚書知南邊州郡
北部尚書知北邊州郡又有俟懃地何比尚書莫堤比
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別官比諸侯諸曹府有倉庫悉
置比官皆使通虜漢語以爲傳驛蘭臺置中丞御史知

城内事又置九豆和官宮城三里内民戶籍不屬諸軍
戍者悉屬之其車服有大小輦皆五層下施四輪三二
百人牽之四施絙索備傾倒輶車建龍旗尚黑妃后則
施雜絲幟無幢絡太后出則婦女著鎧騎馬近輦左右
虜主及后妃常行乘銀鏤羊車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
轅中在殿上亦跂據正殿施流蘇帳金博山龍鳳朱漆
畫屏風織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鑪琉璃鉢金椀
盛雜食器設客長盤一尺御饌圓盤廣一丈為四輪車

元會日六七十人牽上殿蜡日逐除歲盡城門磔雄雞
葦索桃梗如漢儀自佛狸至萬民世增雕飾正殿西築
土臺謂之白樓萬民禪位後常遊觀其上臺南又有伺
星樓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爲瓦宮門稍覆以屋猶不
知爲重樓竝設削泥采畫金剛力士胡俗尚水又規畫
黑龍相盤繞以爲厭勝泰始五年萬民禪位子宏自稱
太上皇宏立號延興元年至六年萬民死諡獻文皇帝
改號爲承明元年是歲元徽四年也祖母馮氏黃龍人

助治國事初佛狸母是漢人爲木末所殺佛狸以乳母爲太后自此以來太子立輒誅其母一云馮氏本江都人佛狸元嘉二十七年南侵畧得馮氏濬以爲妾獨得全焉明年丁巳歲改號太和宋明帝末年始與虜和好元徽昇明之世虜使歲通建元元年僞太和三年也宏聞太祖受禪其冬發衆遣丹陽王劉昶爲太師寇司豫二州明年詔遣衆軍北討宏遣大將郁豆眷段長命攻壽陽及鍾離爲豫州刺史垣崇祖右將軍周盤龍徐州

刺史崔文仲等所破宏又遣僞南部尚書托跋等向司
州分兵出充青界十萬衆圍朐山戍主玄元度嬰城固
守青冀二州刺史盧紹之遣子真領兵助之城內無食
紹之出頓州南石頭亭隔海運糧柴供給城內虜圍斷
海道緣岸攻城會潮水大至虜渰溺元度出兵奮擊大
破之臺遣軍主崔靈建楊法持房靈民萬餘人從淮入
海船艦至夜各舉兩火虜衆望見謂是南軍大至一時
奔退初元度自云臂上有封侯志宋世以示世祖時世

祖在東宮書與元度曰努力成臂上之相也虜退上議加封爵元度歸功於紹之紹之又讓故竝見寢上乃擢紹之爲黃門郎鬱州呼石頭亭爲平虜亭紹之字子緒范陽人自云盧諶玄孫宋大明中預攻廣陵勲上紹之拔迹自投上以爲州治中受心腹之任官至光祿大夫永明八年卒三年領軍將軍李安民左軍將軍孫文顯與虜軍戰於淮陽大敗之初虜寇至緣淮驅畧江北居民猶懲佛狸時事皆驚走不可禁止乃於梁山置一軍

南置三軍慈姥置一軍洧州置二軍三山置二軍白沙
洲置一軍蔡州置五軍長蘆置三軍菰浦置二軍徐浦
置一軍內外悉班階賞以示威刑偽昌黎王馮莎向司
州荒人桓天生說莎云諸蠻皆響應莎至蠻竟不動莎
大怒於淮邊獵而去及壽春摧敗朐山不拔虜主出定
州大治道路聲欲南行不敢進廼與偽梁郡王計曰兵
出彭泗間無復鬪志要當一兩戰得還歸旣於淮陽被
破一時奔走青徐間赴義民先是或抄虜運車更相殺

掠往往得南歸者數千家上未遑外畧以虜旣摧破且欲示以威懷遣後軍參軍車僧朗北使虜問僧朗曰齊輔宋日淺何故便登天位僧朗曰虞夏登庸親當革禪魏晉匡戰貽厥子孫豈二聖促促於天位兩賢謙虛以獨善時宜各異豈得一揆苟曰事宜故屈已應物虜又問齊主悉有何功業僧朗曰主上聖性寬仁天識弘遠少爲宋文皇所器遇入參禁旅泰始之初四方寇叛東平劉子房張淹北討薛索兒兼掌軍國豫司傾命宋桂

陽建平二王阻兵內侮一麾殄滅蒼梧王反道敗德有
過桀紂遠遵伊霍行廢五之事袁粲劉秉沈攸之同惡
相濟又秉旄仗鉞大定凶黨戮力佐時四十餘載經綸
夷險十五六年此功此德可謂物無異議虜又問南國
無復齊土何故封齊僧朗曰營邱表海實爲大國宋朝
光啓土宇謂是呂尚先封今淮海之間自有青齊非無
地也又問蒼梧何故遂加斬戮僧朗曰蒼梧暴虐書契
未聞武王斬紂懸之黃鉞共是所聞何傷於義昇明中

北使殷靈誕苟昭先在虜聞太祖登極靈誕謂虜典客
曰宋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
及虜寇豫州靈誕因請爲劉昶司馬不獲僧朗至北虜
置之靈誕下僧朗立席言曰靈誕昔是宋使今成齊民
實希魏主以禮見處靈誕交言遂相忿詈調虜曰使臣
不能立節本朝誠自慙恨劉昶賂客解奉君於會刺殺
僧朗虜即收奉君誅之殞歛僧朗送喪隨靈誕等南歸
厚加贈賻世祖踐阼昭先具以啓聞靈誕下獄死贈僧

朗散騎侍郎永明元年冬遣驍騎將軍劉纘前軍將軍
張謨使虜明年冬虜使李道固報聘世祖於玄武湖水
步軍講武登龍舟引見之自此歲使往來疆場無事三
年初令鄰里黨各置一長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
黨四年造戶籍分置州郡雍州涼州秦州沙州涇州華
州岐州河州西華州寧州陝州洛州荊州郢州北豫州
東荊州南豫州西兗州東兗州南徐州東徐州青州齊
州濟州二十五州在河南湘州懷州秦州東雍州肆州

定州瀛州朔州并州冀州幽州平州司州十三州在河
北凡分魏晉舊司豫青兗冀并幽秦雍涼十州地及宋
所失淮北爲三十八州矣明年邊人桓天生作亂虜遣
步騎萬餘人助之至比陽爲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所破
荒人胡邱生起義懸瓠爲虜所擊戰敗南奔僞安南將
軍遼東公平南將軍上谷公又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
將軍殷公慤拒破之六年虜又遣衆助桓天生與輔國
將軍曹虎戰大敗於隔城至七年遣使邢產侯靈紹復

通好先是劉縝再使虜太后馮氏悅而親之馮氏有計畧作皇誥十八篇僞左僕射李思沖稱史臣注解是歲馮氏死八年世祖還隔城所俘獲二千餘人佛狸已來稍僭華典胡風國俗雜相揉亂宏知談義解屬文輕果有遠畧遊河北至比干墓作弔比干文云脫非武發封墓誰因嗚呼介士胡不我臣宏以己巳歲立圜丘方澤置三夫人九嬪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堦流入海去城五十里世號爲索干都土氣寒凝風沙恒起六月雨雪

議遷都洛京九年遣使李道固蔣少游報使少游有機巧密令觀京師宮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啓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輸之思宋世陷虜處以大匠之官今爲副使必欲模範宮闕豈可令氈鄉之鄙取象天宮臣謂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許少游安樂人虜宮室制度皆從其出初佛狸討羯胡於長安殺道人且盡及元嘉南寇獲道人以鐵籠盛之後佛狸感惡疾自是敬畏佛教立塔寺浮圖宏父弘禪位後黃

冠素服持戒誦經居石窟寺宏太和三年道人法秀與
苟兒王阿辱珮玉等謀反事覺囚法秀加以籠頭鐵鎖
無故自解脫虜穿其頸骨使呪之曰若復有神當令穿
肉不入遂穿而殉之三日乃死偽咸陽王復欲盡殺道
人太后馮氏不許宏尤精信粗涉義理宮殿內立浮圖
宏既經古洛是歲下偽詔尚書思慎曰夫覆載垂化必
由四氣運其功曦曜望舒亦須五星助其暉仰惟聖母
睿識自天業高曠古將稽詳典範日新皇度不圖罪逆

招禍奄丁窮罰追惟罔極永無逮及思遵先旨勅造明堂之樣卿所制體合六合事越中古理圓義備可軌之千載信是應世之材先固之器也羣臣瞻見模樣莫不僉然欲速造朕以寡昧亦思造盛禮卿可卽於今歲停宮城之作營建此構興皇代之奇制遠成先志近副朕懷又詔公卿參定刑律又詔罷臈前儺唯年一儺又詔季冬朝賀典無成文以袴褶事非禮敬之謂若置寒朝服徒成煩濁自今罷小歲賀歲初一賀又詔王爵非庶

姓所僭伯號是五等常秩烈祖之胄仍本王爵其餘王皆爲公公轉爲侯侯卽爲伯子男如舊雖名易於本而品不異昔公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十年上遣司徒參軍蕭琛范雲北使宏西郊卽前相天壇處也宏與僞公卿從二十餘騎戎服繞壇宏一周公卿七匝謂之蹋壇明日復戎服登壇祀天宏又繞三匝公卿七匝謂之繞天以繩相交絡紐木枝棖覆以青繪形制平圓下容百人坐謂之爲繖一云百子帳

也於此下宴息次祠廟及布政明堂皆引朝廷使人觀
視每使至宏親相應接申以言義甚重齊人常謂其臣
下曰江南多好臣僞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
一易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主宏大慙出元凱爲雍
州長史俄召復職世祖初治白下謂人曰我欲以此城
爲上頓處後於石頭造靈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形
迹頗著先是八年北使顏幼明劉思敦反命僞南部尚
書李思沖曰二國之和義在庇民如聞南朝大造舟車

欲侵淮泗推心相期何應如此幼明曰主上方弘大信於天下不失臣妾旣與輯和何容二三其德壇場之言差不足信且朝廷若必赫怒使守在外亦不近相淮濱思沖曰我國之疆經畧淮東何患不蕩海東岳政存於信誓耳且和好旣結豈可復有不信昔華元子反戰伐之際尚能以誠相告此意良慕也幼明曰卿未有子反之急詎求登床之請是後宏亦欲南侵徐豫於淮泗間大積馬萬十一年遣露布并上書稱當南寇世祖發揚

徐州民丁廣設召募北地人支酉聚數千人於長安城北
西山起義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秦州人王度人起
義應酉攻獲僞刺史劉藻秦雍間七州民皆響震衆至
十萬各自保壁望朝廷救其兵宏遣弟僞河南王幹尚
書盧陽烏擊秦雍義軍幹大敗酉迎戰進至咸陽北濁
谷圍僞司空長洛王繆老生合戰又大破之老生走還
長安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主席德仁張弘林等數千
人應接酉等進向長安所至皆靡會世祖崩宏聞關中

危急乃稱聞喪退師太和十七年八月使持節安南大將軍都督徐青齊三州諸軍事南中郎將徐州刺史廣陵侯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鹿樹生移齊兗州府長史府奉被行所尚書符騰詔曰皇師電舉搖旆南指誓清江稜志廓衡靄以去月下旬濟次河洛會前使人邢巒等至審知彼有大艾以春秋之義聞喪寢伐爰勅有司輟鑿止軻休馬華陽戢戈嵩北便肇經周制光宅中區永皇基於無窮恢盛業乎萬祀宸居重正鴻化增新四海

承休莫不銘慶故以往示如律令并遣使弔國諱遣偽大將楊大眼張聰明等數萬人攻西夏廣等竝見殺隆昌元年遣司徒參軍劉敷車騎參軍沈宏報使至北宏稱字玄覽其夏虜平北將軍魯直清率衆降以爲督洛州軍事領平戎校尉征虜將軍洛州刺史是歲宏徙都洛陽改姓元氏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爲姓故虜爲李陵之後虜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至是乃改姓焉宏聞高宗踐阼非正旣新移都兼

欲大示威力是冬自率大衆分寇豫徐司梁四州遣僞
荊州刺史薛真度尚書郝邴阿婆出南陽向沙碣築壘
開溝爲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所破建武
二年春高宗遣鎮南將軍王廣之出司州右僕射沈文
季出豫州左衛將軍崔慧景出徐州宏自率衆至壽陽
軍中有黑氈行殿容二十人坐輦邊皆三郎曷刺真槩
多白真眊鐵騎爲羣前後相接步軍皆烏楯槩綴接以
黑蝦蟆幡牛車及驢駱駝載軍資妓女三十許萬人不

攻城登八公山賦詩而去別圍鍾離城徐州刺史蕭惠
休輔國將軍申希祖拒守出兵奮擊宏衆敗多赴淮死
乃分軍據邵陽州柵斷水路夾築二城右衛將軍蕭坦
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惠休又募人出燒虜攻
城車虜力竭不能剋王奐之誅子肅奔虜宏以爲鎮南
將軍南豫州刺史遣肅與劉昶號二十萬衆圍義陽司
州刺史蕭誕拒戰虜築圍澗柵三重燒居民淨盡并力
攻城城中負楯而立王廣之都督救援虜遣三萬餘人

逆攻太子右率蕭季敬於下梁季敬戰不利司州城內
告急王廣之遣軍主黃門侍郎梁王間道先進與太子
右率蕭詠輔國將軍徐玄慶荊州軍主魯休烈據賢首
山出虜不備城內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及軍
主崔恭祖出攻虜柵因風放火梁王等衆軍自外擊之
昶肅棄圍引退追擊破之輔國將軍桓和出西陰平僞
魯郡公郟城戍主帶莫樓僞東海太守江道僧設伏路
側和與合戰大敗之青徐民降者百餘家青冀二州刺

火王洪範遣軍主崔延攻虜紀城竝拔之宏先又遣僞尚書盧陽烏華州刺史韋靈智攻赭陽城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拒守虜攻城百餘日設以鉤衝不捨晝夜期所殺傷數千人臺又遣軍主垣歷生蔡道貴救援陽烏等退官軍追擊破之夏虜又攻司州櫟城二戍戍主魏僧岷朱僧起拒敗之僞安南將軍梁州刺史魏郡王元英十萬餘人通斜谷寇南鄭梁州刺史蕭懿遣軍主姜山安趙超宗等數軍萬餘人分據角弩白馬沮水拒戰大

敗英進圍南鄭土山衝車晝夜不息懿率東從兵二千
餘人固守拒戰隨手摧却英攻城自春至夏六十餘日
不下死傷甚衆軍中糧盡擣麩爲食畜菜葉直千錢懿
先遣軍主韓嵩等征獠回軍援州城至黃牛川爲虜所
破懿遣氐人楊元秀還仇池說氐起兵斷虜運道氐卽
舉衆攻破虜歷城罽蘭駱谷仇池平洛蘇勒六戍僞尚
書北梁州刺史辛黑未戰死英遣軍副仇池公楊靈珍
據泥公山武興城主楊集始遣弟集朗與歸國氐楊馥

之及義軍主徐曜甫迎戰於黃亘大敗奔歸時梁州土
豪范凝梁季羣於家請英設會伏兵欲殺英事覺英執
季羣殺之凝竄走英退保濁水聞氐衆盛與楊靈珍復
俱退入斜谷會天大雨軍馬含漬截竹煮米於馬上持
炬炊而食英至下辨靈珍弟婆羅阿卜珍反襲擊英衆
散射中英頰僞陵江將軍悅楊生領鐵騎死戰救之得
免梁漢平武都太守杜靈瑗奮武將軍望法懽寧朔將
軍望法泰州治中皇甫竝拒虜戰死追贈靈瑗法懽

羽林監法泰積射將軍時僞洛州刺史賈異寇甲口爲
上洛太守李靜所破三年虜又攻司州櫟城爲戍主魏
僧岷所拒破秋虜遣軍襲漣口東海太守鄭延祉棄西
城走東城猶固守臺遣冠軍將軍兗州刺史徐玄慶救
援虜引退延祉伏罪初僞太后馮氏兄昌黎王馮莎二
女大馮美而有疾爲尼小馮爲宏皇后生僞太子詢後
大馮疾差宏納爲昭儀宏初徙都詢意不樂思歸桑乾
宏制衣冠與之詢竊毀裂解髮爲編服左衽大馮有寵

日夜讒詢宏出鄴城馬射詢因是欲叛北歸密選宮中御馬三千匹置河陰渚皇后聞之召執詢馳使告宏宏徙詢無鼻城在河橋北二里尋殺之以庶人禮葬立大馮爲皇后便立僞太子恪是歲僞太和二十年也僞征北將軍恒州刺史鉅鹿公伏鹿孤賀鹿渾守桑乾宏從叔平陽王安壽戍懷柵在桑乾西北渾非宏任用中國人與僞定州刺史馮翌公自隣安樂公托跋阿幹兒謀立安壽分據河北期久不遂安壽懼告宏殺渾等數百

人任安壽如故先是僞荊州刺史薛真度尚書郗邗阿
婆爲房伯玉所破宏怒以南陽小郡誓取滅之四年自
率軍向雍州宏先至南陽房伯玉嬰城拒守宏從數萬
騎罩黃繖去城一里遣僞中書舍人公孫雲謂伯玉曰
我今蕩一六合與先行異先行冬去春還不爲停久今
誓不有所剋終不還北停此或三五年卿此城是我六
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一年中不過百日近不過一
月非爲難殄若不改迷當斬卿首梟之軍門闔城無貳

幸可改禍爲福但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
在左右不能盡節前主而盡節今主此是一罪前歲遣
偏師薛真度暫來此卿遂破傷此是二罪武帝之盾悉
被誅戮初無報効而反爲今主盡節違天害理此是三
罪不可容恕聽卿三思勿令闔城受苦伯玉遣軍副樂
稚柔答曰承欲見攻圍期於必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
真可謂獲其死所先蒙武帝採拔賜預左右犬馬知恩
寧容無感但隆昌延興昏悖違常聖明纂業家國不殊

此則進不負心退不愧幽前歲薛真度導誘邊氓遂見
陵突旣荷國恩聊爾撲掃回已而言應畧此責宏引軍
向城南寺前頓止從東南角溝橋上過伯玉先遣勇士
數人着班衣虎頭帽從伏竇下忽出宏人馬驚退殺數
人宏呼善射將原靈度射之應弦而倒宏乃過宏時大
舉南寇僞咸陽王元禧彭城王元勰常侍王元嵩寶掌
王元麗廣陵侯元燮都督大將軍劉昶王肅楊大眼奚
康生長孫稚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其諸王

軍朱色鼓公侯綠色鼓伯子男黑色鼓竝有鼙角吹脣
沸地宏留僞咸陽王禧圍南陽進向新野新野太守劉
思忌亦拒守臺先遣軍主直閣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
守成公期守赭陽城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
太守黃瑤起戍舞陰城宏攻圍新野城戰鬥不息遣人
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南何獨自取糜碎思忌令人
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雍州刺史曹
虎遣軍至均口不進永泰元年城陷縛思忌問之曰今

欲降未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死贈冠軍將軍
梁州刺史於是沔北大震湖陽戍主蔡道福赭陽城主
成公期及軍主胡松舞陰城主黃瑤起及軍主鮑舉順
陽太守席謙竝棄城走虜追軍獲瑤起王肅募人鬻食
其肉追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數日房伯玉以城降伯
玉清河人旣降虜以爲龍驤將軍伯玉不肯受高宗知
其志月給其子希哲錢五千米二十斛後伯玉就虜求
南邊一郡爲馮翊太守生子幼便教其騎馬常欲南歸

永元末希哲入虜伯王大怒曰我力屈至此不能死節猶望汝在本朝以報國恩我若從心亦欲間關求反汝何為失計遂卒虜中虜得沔北五郡宏自將二十萬騎破太子率崔慧景等於鄧城進至樊城臨沔水而去還洛陽聞太尉陳顯達經畧五郡圍馬圈宏復率大衆南攻破顯達而死喪還未至洛四百餘里稱宏詔徵僞太子恪會魯陽恪至黜以宏僞法服衣之始發喪至洛乃宣布州郡舉哀制服謚孝文皇帝是年王肅爲虜制官

品百司皆如中國凡九品品各有二肅初奔虜自說其
家被誅事狀宏爲之垂涕以第六妹僞彭城公主妻之
封肅平原郡公爲宅舍以香塗壁遂見信用恪立號景
明元年永元二年也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先
是僞東徐州刺史沈陵率部曲降陵吳興人初以矢志
奔虜大見任用宏旣死故南歸頻授徐越二州刺史時
王肅爲征南將軍豫州都督朝廷旣新失大鎮荒人往
來詐云肅欲歸國少帝詔以肅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豫

徐司三州右將軍豫州刺史西豐公邑二千戶虜旣得淮南其夏遣僞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攻北新蔡安豐二郡太守胡景畧於建安城死者萬餘人百餘日朝廷無救城陷虜執景畧以歸其冬虜又遣將桓道福攻隨郡太守崔士招破之後僞咸陽王禧以恪年少與氏楊集始楊靈祐乞佛馬居及虜大將支虎李伯尚等十餘人請會鴻池陂因恪出北芒獵襲殺之禧猶豫不能發欲更剋日馬居說禧曰殿下若不至北芒便可

回師據洛城閉四門天子聞之必走向河北走桑乾仍
斷河橋爲河南天子隔河而治此時不可失也禧又不
從靈祐疑禧反已卽馳告恪禧聞事敗欲走渡河而天
雨暗迷道至孝義驛恪已得洛城遣弟廣平王領數百
騎先入宮知無變乃還遣直衛三郎兵討禧執殺之虜
法謀反者不得葬棄屍北芒王肅以疾卒

史臣曰齊虜分江南爲國歷三代矣華夏分崩舊京幅
裂觀豐阻兵事興東晉二庾藉元舅之盛自許專征元

規臨邾城以覆師稚恭至襄陽而反旆褚裒以徐兗勁
卒壹沒於鄒魯殷浩驅揚豫之衆大敗於山桑桓溫弱
冠雄姿因平蜀之聲勢步入咸關野戰洛鄴旣而鮮卑
固於負海羌虜割有秦代自爲敵國情險勢分宋武乘
機故能以次而行誅滅及魏虜兼并河南失境兵馬土
地非復曩時宋文雖得之知己未能料敵故師帥無功
每戰必殆泰始以邊臣外叛遂亡淮北經畧不振乃議
和親太祖創命未及圖遠戎塵先起侵暴方牧淮豫剋

捷青海摧奔以逸待勞坐徵百勝自四州淪沒民戀本
朝國祚惟新歌奉威德提戈荷甲人自爲關深壘結防
想望南旗天子習知邊事取亂而授兵律若前師指日
遠掃臨彭而督將逗留接稽統向義之徒傾巢盡室
旣失事機朝議北寢偃武修文更思後會永明之世據
已成之策職問往來關禁寧靜疆場之民竝安堵而息
窺覩百姓附農桑而不失業者亦由此而已也夫荆棘
所生用武之弊寇戎一犯傷痍難復豈非此之驗乎建

武初運獯雄南逼豫徐彊鎮嬰高城蓄士卒不敢與之
校武胡馬蹈藉淮肥而常自戰其地梯衝之害鼓掠所
亡建元以來未之前有兼以穹廬華徙卽禮舊都雍司
北部親近許洛平塗數百通驛車軌漢世馳道直抵章
陵鑣案所驚晨往暮返虜懷兼弱之威挾廣地之計彊
兵大衆親自凌殄旂鼓彌年矢石不息朝規懦屈莫能
救禦故南陽覆壘新野頽隍民戶墾田皆爲狄保雖分
遣將卒俱出淮南未解沔北之危已深渦陽之敗征賦

內盡民命外殫比屋騷然不聊生矣夫休頽之數誠有
天機得失之迹各歸人事豈不由將率相臨貪功昧賞
勝敗之急不相救護號令不明固中國之所短也

贊曰天立勅戎竊有帝圖卽安諸夏建號稱孤齊民急
病并邑焚剗

南齊書卷五十七

南齊書卷五十七考證

魏虜傳永明二年冬虜使李道固報聘○魏紀作李彪
僞安南將軍遼東公平南將軍上谷公又攻舞陰舞陰
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愨拒破之○臣祖庚按魏紀云

詔南部尚書公孫文慶上谷公張伏于南討舞陰又
公孫邃傳邃字文慶內都幢將上谷公張儵討蕭蹟
舞陰戍據此則攻舞陰者爲南部尚書內都幢將官
名互異戍主爲蕭蹟亦有不同又通鑑考異曰伏于

張儵字也

偽咸陽王復欲盡殺道人○臣祖庚按通鑑考異曰咸

陽王元禧時尚幼太和九年始封恐非也

尚書盧陽烏華州刺史韋靈智攻赭陽○臣宗萬按通

鑑考異曰陽烏淵小字靈智珍字也

大馮有寵日夜讒詢○臣祖庚按魏書不載詢作恂

徒詢無鼻城在河橋北二里○臣祖庚按水經注溴水

出河內軹縣原山南流注于河水東有無辟邑謂之

無鼻城此云河橋北未知孰是

南齊書卷五十七考證